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共壹百壹拾陸本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經諫伐戎之辭

還啟疆諫恥晉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周公

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

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

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戒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

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

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誠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

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

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

言怨詈者可傲不可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經史百家雜小 卷十一 奏議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和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

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
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檮戡大臨
龙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
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以上舜舉十六相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

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以上舜去四凶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

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以上言不可
獲戎失華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

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菴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力黷武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

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

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因羿淫於田并以諫獵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以上和戎之利用德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遠啟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禮不務恥人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廩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趯，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

多以上言晉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
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
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